



中国史前 考古学史研究

1895 - 1949

陈星灿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中国史前 考古学史研究

1895 - 1949

陈星灿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局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023-2

I. 中… II. 陈… III. 石器时代考古 - 考古学史 - 研究 -
中国 IV. K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71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于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56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9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序

张光直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这本书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先生 1991 年在社科院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陈先生写这篇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同在考古所工作的安志敏先生。看见了安先生的名字就知道陈先生做这篇论文最为要緊的第一步,就是选导师,是走对了。安先生是 1949 年以前从事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学者中年纪最轻的,所以在四十二年以后的 1991 年,他的学生陈星灿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安先生不但是硕果仅存的极少数 1949 年以前做过史前考古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一直到 1991 年还连续地在做中国的史前考古的考古学者。陈先生有安志敏先生这样的导师来做这个题目,就好像西汉的欧阳和夏侯那几位学生有伏生这位在先秦生活过的老师来教他们先秦史似的。与伏生不同的一点,是安老师还有这四十二年间的新材料。他在指导学生时,比伏生的知识面要广要深得多了。

陈先生找到了一个好老师,安先生也找到了一个好学生。我教书到今也已三十五年了,中国、外国的高水平的研究生也见过不少,不过像陈先生这样献身于学术,对身外之事一律不在意中的书痴,还没有见过第二人。要勉强比较,只好把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的几年,还算纯洁,尚未给名利薰心的时代,拿

出来与他比一比，还有些相像。说这样的话也许太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只有这样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我对安先生羡慕的程度。古代的圣人可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大乐，今天的小教书匠却很难得到这一乐，因为今日天下的英才很少学考古的。

将陈先生叫做书痴，恐怕是他没有想到的，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同意我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他。如果书痴等于书呆子，除了死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行，那么陈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对书痴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就是凡是写考古学史的人就是书痴。考古学的书多半枯燥无味，而过了时的考古学的书更无法看。（我自己出了一本英文写的《中国古代考古》，从1963年以来已出了四版。第一版到第三版，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所以我早就推论出来，写考古学史的人一定是非常喜爱书籍的。嗜书成癖，买了一本看一本，过了时的旧书也照看，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为书痴。够资格称为书痴的人，才能够写考古学史。卫聚贤先生是我的大师兄，他一生以出怪论为著，我一生所最饮佩的读书最多的人就是他，有两部中国考古学史为证。陈星灿先生要写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不好，偏偏要写1895年到1949年长达五十四年之久这一段考古学史。我还没有见到陈先生本人以前就判定他一定是个书痴，爱看书、看了不忘、书旧了也舍不得扔、而且除了念书之外没有其他的嗜好。后来，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在1992—1993年请他到哈佛大学来访问一年，我才有认识他的机缘，证实了我对他的爱书的性格的判断。

最初与陈先生相识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的学位论文，只看过他所写的一些比较理论性和题目比较大的文章，觉得他在所知道的中国年轻的考古家里面是出类拔萃的。中国考古学

界，自从 1949 年以来，就不重视考古理论；这里面原因很多，有机会再详叙。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考古学者，也很少找个大题目发挥意见的。陈星灿先生便不合这个模子；他居然广泛的讨论中国史前时代的乐器、中石器时代、“新考古学”、甚至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我一方面对这个作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也陷入了“大题小作”的圈套感觉可惜，但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宏大气派而暗暗喝彩。

陈先生到哈佛一年，始终没有提到他的博士论文，等到回国前夕，才告诉我他有这本书，而且要出版了。看了他这本书以后，知道过去对他小做大题的担心，全是不必要的。这个年轻人是可以大题大作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多看看陈先生大作几个小题）。

他这个博士论文题目当然不是唯一作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但它是任何人要想了解 1949 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每一件特征的来龙去脉必读的读物。例如，要是讨论下面这几个意义与重要程度不一的题目，没有 1949 年以前的历史知识能行吗？

中国文化外来说为什么引起中国学者强烈的反感？

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的动力的问题？

1949 年以来对于中国上古史分期的看法是怎样来的？上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

1949 年以前中国考古学者所奠下的考古学方法论的基础，一般都说是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最坚实丰富。假定这是对的，为什么如此？中国考古学今天所用的术语，是怎么样产生的？中国史前时代陶器分类的传统是哪里来的？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应有什么样的重要特征？1949 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

自《河殇》以来将中国文明的成分分成“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脉络的看法，有没有 1949 年以前的基础？

为什么夏鼐先生对于考古学理论没有兴趣？他一直到逝世为止坚持不准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有什么历史上的原因？有人说他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

安阳殷墟和房山周口店两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对 1949 年以后考古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下列人物对 1949 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安特生、德日进、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卫聚贤、鸟居龙藏、施昕更、水野清一、步日耶？

以上这几个问题不过是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应当可以说明要彻底了解今天的中国考古不能不知道中国昨天的考古。从 1895 年到 1949 年这一段时间，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大转变阶段。在这段时间以前，中国有金石学或古器物

学,但还没有开发新资料的田野考古学。新的史料一旦出现就不能停住,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历史的面貌就全部改观了。田野考古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考古学在中国的大转变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西化一起发生的。它在中国产生的环境、因素、与各种变数,因此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发展史在初期是比较缓慢的。陈星灿先生在这里将它的千头万绪梳理得清清楚楚,将它初期很痛苦的学步过程和所犯的错误,与它的光荣业绩,都一起摆在读者的面前。我也写过考古学史的文章,也深深知道做这一步工作所需要的功力,尤其知道为了历史的完整性所必须参考的文章书籍的数量。所以我一开始时就说过不是个书痴的人就不会写考古学史。看了这本书,又与陈先生相处了一年,对他的认识深入了很多,知道他果然是个献身于读书的人。换句简单的话说,他是个纯粹的学者。从大陆来到美国的访问学者,有不少位藉此为桥梁,就留下来不回去了,即使转行改业,在所不惜。陈先生不但是书痴,还是考古痴。要做中国考古当然要在中国做。所以陈先生根本就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在美国久居不归的念头。本想应我之邀再在哈佛读一年书,不意不能得到服务单位的同意,于是便回去了。我希望陈先生能够在国内看得到他心爱的书,再将像这本书这样水平、这样重要的书,一本一本地写下去。毫无疑问,陈先生不只是个写史的考古家,而且是个创史的考古家。如果他在不久的未来不能在他自己或是别人所写的现代考古学史里面出现,那时现在笑他回国的人就会对他、对我说:“I told you so.”但是我愿意跟任何向我挑战的人打赌:这些人绝对不会有说这话的机会。

目 录

序	张光直	1
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 1		
第一节 “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1)	
第二节 史前史与史前考古学的联系和区别	(12)	
第三节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研究简史及分期	(15)	
第一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1) (29)		
第一节 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分析	(30)	
第二节 近代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36)	
第三节 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古活动	(42)	
第四节 金石学及其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	(52)	
第五节 中国古代对史前遗物的认识	(62)	
第二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1921—1931) (76)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	(76)	
第二节 主要考古活动的概述和分析	(87)	
第三节 中国史前文化及其西来假说的		

由来和分析	(113)
第四节 技术方法上的得与失	(133)
第三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1931—1937)	(185)
第一节 史前考古活动的蓬勃兴起	(185)
第二节 二元对立——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205)
第三节 地层学方法的完善和类型学方法的初步形成	(227)
第四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继续发展(1937—1949)	(264)
第一节 田野考古活动的衰落	(264)
第二节 年代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276)
第三节 地层学的进步和类型学方法的完善	(310)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The History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1895—1949)

Contents

Preface Kwang-chih Chang

Introduction:On some Common Questions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1. The Orig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Concept “Prehistory”
2.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Between Prehistor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3. A Short History and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Chapter I The Seeding Period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1895 – 1921)

1. The Hypothesis of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nd Its Analysis
2.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Archaeology Knowledge
3. The Expedi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of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a
4. Epigraphy and Its Evolution to Modern Archaeology
5. The Knowledge to the Prehistoric Remains in Ancient China

Chapter II The Emerging Period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1921 – 1931)

1.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Origination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2. The Brief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3. The Origin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s and the Hypothesis of its Western Origin
4.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echnical Methods

Chapter III The Developing Period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1931 – 1937)

1. The Flourishing Activities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2. The Conflicting of the Two Elements: a New Stage of Chinese Prehistoric Research
3. The Perfecting of Stratigraphy and the Forming of Typology

Chapter IV The Further Developing Period of Chines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1937 – 1949)

1. The Declining of Field Archaeology
2. The Breakthrough on the Chronology—the New Understanding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 The Progressing of Stratigraphy and the Perfecting of the Methods of Typology

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

史前考古学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它在知识总量方面对人类的贡献，可以同任何一门学科媲美，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史前考古学的由来和研究范围，其中主要是“史前”(prehistory)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关系，史前考古学的概念在我国的传播等并不十分明了，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史前考古工作者应该了然于胸，同时也是研究史前考古学史所不能回避的话题，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中国史前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根据学科发展的特点对它进行分期的尝试，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将有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一节 “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 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田野考古学的进步，史前考古学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得以确立^[1]。1865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约翰·鲁伯克(John Lubbock)在其《史前时代》一书里以“史前”为题，论述了人类的远古历史。1871年，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使用了“史前”的概念，接着，1883年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也使用了“史前”一词，1888年英国《泰晤士报》正式使用这个名词，这意味着“史前”的概念不仅在考古学界而且也在一般知识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但是，“史前”一词是谁发明的呢？当时一般认为是英国学者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他在1851年出版的《苏格兰考古与史前学年鉴》一书的标题中，第一次使用了“史前”一词。后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以及英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他70年代以前的一系列专著中，比如《三个时代》(1943)、《考古学一百年》(1950)、《史前的概念》(1962)、《人类过去的发现》(1967)、《考古学的起源和成长》(1968)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975)，都把威尔逊当成“史前”一词的发明者。其实，第一次使用“史前”概念的人应该是法国学者吐纳(Tournal)，1833年他用 *préhistorique* 一词表示当时在法国南部发现的与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共存人骨的年代^[2]。这个考古学史上的发现最终引起格林·丹尼尔的注意，1981年在其《考古学简史》一书中改正了以前的误解^[3]。尽管如此，西方学术界仍然认为史前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名字出现，还应该始于威尔逊的《英格兰的考古与史前史年鉴》一书^[4]。

史前的概念虽然久已被学术界所接受，但对其内涵的认识却很难一致，更有一些学者反对或从不使用这个概念^[5]。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prehistory* 是一个组合词，*pre* 是前缀，意义为“在……之前”，*history* 即“历史”，是词干，所以 *prehistory* 直译即为“历史以前的历史”。只要是人类历史，本无所谓“史前”“史后”之分，但在历史科学中，历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人类以往全部的发展过程；狭义的历史(*history sensu stricto*)则仅仅是指能够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

人类历史^[6]。

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大概在有了自觉意识之后就产生了。“史前史”的诞生,实际上标志着欧洲史学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六世纪的德国史学界,把人类按照四个帝国划分,即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十八世纪的英国,把历史划分成古代史(ancient)、中古史(medial)和近代史(modern),但是,随着近代欧洲考古学的兴起,人们逐步认识到在所谓的古代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无文字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史前史作为一门科学才能成立,而“史前”一词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

史前的概念最先由英国和法国传开,欧洲其余各国也创造了相应的译名,prehistory(*pre histoire*)的德文是 *vorgeschichte*,意大利文是 *preistoria*,丹麦文则是 *oldtid*——也即古代(*old times*),都代表着人类历史上古老的或最古老的时代^[7]。但是在英国,prehistory一词在当时曾被 *antehistory* 代替。1865年鲁布克创作《史前时代》一书时,就曾考虑过用 *antehistory*,但他最终选择了 *prehistory*。同年,在意大利召开的考古学会议上,成立了人类学及史前考古学国际联合会,提出用古民族学(即 *palaeo – ethnology*),意大利人将之缩写成 *palethnology* 代替史前学的概念,但是“史前史”或“史前学”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并取代了上述昙花一现的命名。

史前史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实际利用以及在保留给我们研究时的情况方面差别很大,又有人在历史与史前史之间加了一个“原史”的阶段。这实际上是关于史前史下限的讨论。原史(*protohistory*)直译应为“最初的历史”。如果历史是有文字的历

史,那么原史当也是研究文字时代的历史。对于这个名词,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丹尼尔认为所谓原史,即文字已经产生,但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实物资料与文字同等重要,或者比文字还重要^[8]。另一位考古学家霍克斯(C. Hawkes)认为,那些产生了文字但把文字用作非常领域(如宗教)的社会,或者把文字写在某种材料上而这种材料又没有保存下来的社会,或者一些没有文字但是历史却被周围有文字的民族记录并保存下来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历史应该称为原史或“类史”(parahistory)^[9]。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小林行雄更简捷地指出原史系“可利用文献的不完备时代”^[10]。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截然划分出一条线来,因为文字的产生与利用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文字的遗留保存也跟埋藏的环境相关,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世界史学界关于史前史的具体范围并无统一的标尺。比如迈锡尼文明已经产生线形文字,但许多学者仍把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划入史前的范围^[11]。西方史学家的某些著作还把商代当成中国的史前时期。

史前史的建立是以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 J. Thomson)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为基础的。史前史的研究自然应该包括这三个时代^[12]。1865年,鲁伯克从法国考古学家吸取了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打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taillée*)和磨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polie*)的划分方法,创造出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age*)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这两个名词^[13]。旧石器时代的概念一经提出,即有人根据考古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文化遗物对年代作了更进一